

钱布施，都是为私为己；下到地狱，被打压、被煮熬，件件难逃。我若不是受那巫师的欺骗，又怎么敢放纵私欲，以至于此呢？”说罢，呜咽不止。别的囚犯们也都齐声痛哭。

那位缩坐在屋角里的人，这才明白了他们是死去了的人。他们的教训极深，真是生死剧痛，悔之晚矣！

现在，中共邪党中有些恶徒，一边还在行恶、拒不悔改，一边又去拜神乞佛，企图消灾免祸，妄想逃脱地狱的严惩，真是白日做梦。这种恶人，离死近在咫尺。

那些现在还抱着无神论不放，受中共恶党毒害而执迷不悟的人，真应该闻钟猛醒，听鼓深思了。

徐勉誓将清白留子孙

梁朝时中书令徐勉，一生身居高位，他严于律己，行事公正而谨慎，节俭不贪，不营置家产。平时所得的俸禄，大都分给了亲朋中的穷困者和贫苦百姓，因此家里没有任何积蓄。他的门客和老朋友中有人劝他为后代置点产业，他回答说：“别人给子孙留下财产，我给子孙留下清白。子孙如有德能，他们自会创家业；如果他们不成材，即使我留下财产也没用。”

徐勉经常教导子女要重品行操守，他曾写信告诫儿子徐崧说：“我们家世代清廉，所以平常日子过的清苦。至于置办产业这件事，从来就没有提及过，不仅仅是不经营而已。

古人说：‘把整筐的黄金留给子孙，不如教他们攻读一门经书’。仔细研究这些言论，的确不是空话。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有自己的心愿，幸得遵奉古人这个教训去做，就不敢半途而废。自从我身居高位以来，将近三十年，一些门人和老朋友都极力劝我趁有职有权时见机行事，购置田园留给你们，我都拒绝未采纳。因为我认为只有将宝贵的清白留给后代，才能让后人享用无穷。”徐勉的子女后来都成为远近闻名的贤士。

家庭教育的特点是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由于孩子的可塑性大，所以对其品行的教育尤为重要。对于一时不能明白的道理，他们在实践中逐渐都会接触到，只有正确的引导才能使其走正。为人父母，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女，其实不管给其多少财物都是身外之物，只有教其重德向善，才是为其长远和未来考虑，才能使其真正受益，在任何时候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海三零六号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廿二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 《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 《大法坚不可摧》

安全访问明慧网

请用国外邮箱给eo@att.net 发一封标题为12345 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直接上明慧网。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新闻汇编

重要时事	2
隆重迎圣火 澳洲各界谴中共暴政	2
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	3
大陆综合	4
大陆综合消息	4
建议给邪悟不炼的人看《对澳洲学员讲法》	5
严正声明	5
世人觉醒	5
人心与因果	5
海外综合	7
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	7
海外大法弟子证实大法综合报道	8
弟子切磋 整体提高	
摆正基点 从为私为我中走出来	8
修出对师父的正信 堂堂正正证实大法（节选）	10
同修呀，我们都应该找自己	17
向内找	18
我们的学法小组	20

处于“病业”状态中的同修要信师信法	21
正念正行闯过病魔关	23
放下自我	23
圆容家庭是圆容整体的基础	25
也谈当常人负面评价同修时	27
跟农村同修说几句	28
警惕，救度众生的资金不可被盗用	30
脱离魔窟后的几点感想（节选）	32
关于搬运功的一点想法	33
三言两语：自己劝退的人数	33
讲清真相 救度世人	
一次清除邪恶标语的神奇经历	34
值得所有教师大法弟子思考	35
以点带面式资料点配置方案	37
神传文化	
【大家谈】两种误人的邪说	39
徐勉誓将清白留子孙	40

# 新闻汇编

明慧周刊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廿二日

## 重要时事

### 隆重迎圣火 澳洲各界谴中共暴政

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发起的人权圣火全球传递活动，经过了三个多月，在欧洲二十多个国家，以及澳洲纽省、昆省等多个城市的传递后，于十一月十六日傍晚到澳大利亚的人文之都——维省首府墨尔本。

东京奥运会澳大利亚游泳

队选手简·贝克（Jan Becker）是本次人权火炬的传递大使，她说，“我曾在二零零一年与国际奥委会的人谈过中国人权迫害的问题，他们向我保证，中国一定会改善的。可是七年过去了，中共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还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迫害暴行。”

澳洲公民委员会主席、维省CIPFG团长彼得·韦斯莫（Peter Westmore）先生说：“我今天很荣幸能在这里为人权而呼吁，但不仅是荣幸，我们更有义务与那些受迫害的人

易，让更多人参与，可以更好的遍地开花。

## 神传文化

明慧周刊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廿二日

### 【大家谈】两种误人的邪说

清代著名学术家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四）》中，写了两种邪说害人至深的事件，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笔者特译述如下：

北方的桥上，设有栏杆，那是防止过桥的人不慎失足用的。福建一带多雨，桥的旁边还盖了屋顶，那是为了行人避雨用的。有一个名字叫邱二田的人，他讲了一件令人吃惊、十分震撼的事：

有人半夜遇雨，走到桥上，进入旁边的屋中避雨。过了一会儿，看到有个官吏，手持公文簿，指使几个差役押着一些犯人，也先后走进桥旁的屋里避雨。那人听见脚镣手铐的响声，知道是官府押送囚犯，路过此桥，暂时也来避雨。他便不敢作声，自己缩坐在屋角里，观察他们的动静。

听到一个囚犯号嚎大哭起来。那个官吏呵斥道：“此刻知道害怕了，哭还有什么用！为什么活着的时候要作恶呀？”那个囚犯说：“我是误听了我的老师的话，他平时总是斥责敬信神佛的人：什么善恶报应之说，都是荒谬妄谈。我听的时间长了，信以为真。

后来使用尽心计，投机取巧，放纵私欲，为所欲为，觉得死了以后，既然没有遭报应受惩罚的痛苦，那么我活着的时候，就毫无顾虑的巧取豪夺，损人利己，并毁誉不闻，何憚而不恣吾意乎？（这两句原话的意思是：并且，人一死啥都完结，没有荣誉和耻辱的分别，那就不必担心害怕，为何不任意胡为呢？）没想到：我一死就下了地狱，这里也真有阎王。这时才知道我被那个老师欺骗了，所以我才悲伤而又悔恨呀！”

听完这个囚犯的哭诉，另外一个囚犯也哭着说：“唉呀，你是被那个教师所骗，我是被一个巫师所骗。我遇到一个巫师，讲：人造了恶业，焚香布施，就能积功德，就能化解消除恶业。即使死后下地狱，也可以请巫师，来念经超度。我想：这样我就不必忌怕，先多捞些钱。生前拿一点钱出来焚香、布施；死后叫家人请巫师给我念经，那么我活着就可以为所欲为，死后地府也不会治我。没想到我下了地狱，阎王是专看本人行善做恶的多少，和私心的大小，来定罪与福；并不看重舍财的数目多少。我在世上，虽花了许多

取以点带面的方式建立资料点，效果较好。现介绍如下，供同修指正参考。

一、一个片区找一个会电脑的人，作为中心点。然后在周围发展多个分点，每个分点的人员不懂电脑都可操作。只学习简单的复印或者打印就可以了。不用上网，不用下载、编辑等工作。这样，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做，每个家庭都可以成为资料点。

二、两种操作方式：一是针对年岁大的，学习困难的，在各分点购买小型复印机、订书机、切纸刀，中心点的人将要打印的《九评》或者《周刊》等资料下载打印后，发给资料点，让各资料点复印、装订，《周刊》等类似资料每周发一次。这样没有打印快，但操作简单，老年人可以慢慢做，能做多少做多少。一个分点大约需要资金三千多元。

第二种适合稍有学习能力的人。主要购买二手电脑（笔记本或者台式机都可以）、打印机，我们用的佳能2900打印机，只要一千元左右；另配一只硒鼓，以便轮番使用，准备单鼓两到三只，两个U盘（淘宝网上清华紫光1G的只要五十元），还有墨粉（八元一瓶）、厚型订书机（得力牌较好，可以装订两百多页，八十元左右）和薄型订书机（要选可以旋转装订的）、订书钉，粘胶（可用固体胶），打印纸，切纸刀（大的要三百元左右，也可以用美工刀和铁尺）。一个分点总费用大约四

千多元。

三、学习技能包括电脑开关机、打印机的使用、打印的方法、U盘的使用等浅显技能。一般操作几遍就可学会，最好让学习者边学边记录，特别是打印的设置，不能操作错误。

比如PDF文档的打印，先打印奇数页，再打印偶数页时，一定要勾上“逆页序打印”；多份打印时，要在“逐份打印”前打勾等。还要注意纸张打印一次后，要把一沓纸抖几下，可在风扇前吹一会，稍微冷却再打印，避免纸张粘连打印时带纸。还可在打印机出纸口处放个换气扇，以帮助散热。只要打印机夹了一张纸，后面就全部错位。所以要在打印时，看住打印机，有夹纸时马上拿开打印机上的进纸等等。机器发烫时，应换用另一只硒鼓，两只硒鼓轮番使用。

四、中心点的人把需要打印的资料拷在U盘里，发给各分点，每周或一段时间交换一次U盘，两只U盘轮流使用。固定不变的资料可以拷在电脑或者U盘里。也可以进行分工，一些点做《九评》等不变的资料，一些点做变动的资料，这种点才定时交换U盘。如果做《九评》的彩色封面，可由一个分点购买彩色打印机，制作后，发给其它分点。

各分点的人员只与中心点的人往来，不相互往来，采取单线联系，增加安全度。

这样避免了上网的宽带费，免去了许多的学习，以及上网安全等问题。推广起来容

们并肩作战。”“中国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他们被活体摘取器官，然后被卖给包括很多外国人在内的需要器官移植的人。如果你们还不了解中国人权迫害的现状，只要从大卫·乔高的网站下载一份调查报告，就会明白中共是如何迫害法轮功的。”

前中国篮球队队员陈凯、中国民运墨尔本联盟主席梁友灿以及缅甸社区代表NweNi Tun也在集会上发表了精彩演说，欢迎人权圣火来到墨尔本，圣火将驱散旧的黑暗势力，带来中国人权的新希望。

此前，人权圣火在昆士兰省传递，广获各界的热烈支持，人们纷纷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酷暴行。玛鲁奇市（Maroochy）市长纳特里（Joe Natoli）在演讲中表示，「法轮功这个和平的信仰遭受到了迫害，有很多证据证明非人道的器官买卖交易在中国进行着，这对当今的社会而言是一大耻辱。」他提醒人们不要忘了历史的教训，别让希特勒举办柏林奥运而后引发世界灾难的悲剧重演，他呼吁人们起来反对中共的极权暴政，为后代留下一个道德典范。

十一月十日下午，黄金海岸市市长罗恩·克拉克先生（Ron W Clarke）主持了人权圣火传递仪式。市长克拉克先生，是六十年代著名的中、长跑奥运选手，曾十七次打破世界纪录。克拉克先生表示非常荣幸的能参加人权圣火的传递。省议员克里斯汀·史密斯

（Christine Smith）表示，在许多世界人权问题中，最令她关注的是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严厉指控，她呼吁中共政权立即开放所有劳教所、医院、精神病院及相关场所，让调查员进行独立调查。

## 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

◇湛桂连，湖南省湘潭江滨机器厂退休职工，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与同修在株洲市金都市场发真相资料，遭保安绑架到株洲市芦淞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五月二十七日被非法劳教一年，遭株洲白马垅劳教所药物迫害，被强制吃药三个多月，八月十七日，家人把她从劳教所保外就医。在医院花了十多万，医生说她的血有毒，肚子有水，没得救了。于九月二十六晚上含冤离世，年五十七岁。

◇北京大法弟子蒋建学仍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团河女子劳教所第八队，在长时间的体罚和精神迫害下，蒋建学的身体出现了急剧恶化，胸部以下出现麻痹，无法直立，行走不便，臀部化脓流血，肿得非常吓人，晚上睡不着觉，靠打针入睡。自二零零六年被非法劳教以来，劳教所采用长时间坐高凳（脚离地）、不让睡觉、罚站（每天长达十六个小时）等手段强迫蒋建学所谓的‘转化’，蒋建学几次绝食抗议，都被他们野蛮灌食迫害。在此期间，蒋建学出现休克等症

状，劳教所内的医生让她补充营养，可是八队队长董、贾连奶粉都不让她买。

## 大陆综合

### 大陆综合消息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三日 至八日，山东青岛市法轮功学员、书法家刘锡铜在青岛市出版艺术馆成功举办了为期六天的书法艺术展。上千人参观了这一展览，青岛电视台，青岛早报等多家新闻媒体作了报道。然而青岛“六一零”和政法委指使青岛市公安局、文化局等部门在刘先生布置会展时就对刘先生及主办单位加以威胁，要求撤销书展。开展当天，许多特务、便衣在展馆内活动。十一月十二日青岛市李沧区湘潭路派出所绑架刘锡铜，抢走许多书法作品。只因为刘锡铜先生的法轮功学员的身份，恶人就如此的惧怕，草木皆兵。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浙江省杭州下城区恶党法院践踏法律，非法对大法弟子金美华宣判有期徒刑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来自北京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尚宝军为金美华做了无罪辩护。两位律师从国家的法律、宪法等角度，向在场的人员说明现今中国所有的法律都不能证明法轮功是违法的，因此金美华完全有信仰法轮功的权利。并将公安的逐条指控做了最充份的解释，使在场的公安和法官等人无言以

对，律师最后要求法官宣判金美华无罪。然而，心虚的法官却立刻结束了案件的审理，令等待判决。十五日上午，法官完全视事实于不顾，无理宣判金美华有罪。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恶党中央“六一零”头子窜至山东省潍坊施压，潍坊恶党市委书记张新启公开在报纸电视上叫嚣加大迫害力度，痴心妄想的以此犯罪事实作为向上爬的政治资本。四日晚八时左右，潍坊电视台有污蔑大法的东西；五日，潍坊日报新闻报道“要和法轮功斗争到底”，诸城电视台晚间新闻重复了相同内容的节目。几天之内恶党人员就绑架十几大法弟子，并用流氓手段抄家。

◇今年八月底以来，安徽省铜陵市有数十名法轮功学员陆续被恶警绑架到看守所和洗脑班。目前已知王芸（女）、方翠娥（女）、张清香（女）、刘飞、管宏友、陈玉田等六人被非法判劳教两年。其中，六十多岁的女法轮功学员张清香在洗脑班被迫害的精神失常，六一零非但不让其家人接回治疗，却毫无人性的劳教两年，在送合肥女子劳教所被拒收后，仍不让其家人接回，直接送铜陵市精神病院秘密关押迫害。

◇四川乐山市和达州市两个地区的邪恶气焰嚣张，发生了多起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件，被迫害的大法弟子众多。是否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工作没做好？我搜索了网上，几

的讲到苏联解体，世界人民摒弃共产邪恶主义和退党大潮。

四．作业、考试中有意引导。在布置课后作业时，我有意引导学生放开思路，独立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有个学生过年去了香港，我就让她把游香港的感受做成幻灯片，给大家边讲边放。她讲了香港的自由、民主氛围，开放的思想，社会的文明，图文并茂，给大家很深的印象。我很自然的补充了大陆游客带回来的一句流行于香港的话：“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出考题的时候，我有意让学生思考信仰、宗教、人权、神传文化，以及暴政、暴君、科学的局限等方面的问题。有一次考试，我就直接把大法网站上有关神传文化的内容稍加修改做成试题，让学生讲读后感。有学生开始不适应，也有一些学生说第一次读这么好的文章，读了这么多年书，怎么不知道这些事呢？后来读的多了，他们都习以为常，其中正统的文化思想不知不觉中就装进脑子里去了。

五．收集学生邮箱，进一步讲真相。学生们喜欢上网，真相邮件对他们很有说服力，既隐蔽又可以反复的看，有思考的余地，还可以直接三退，是对学生讲真相的好办法。可是，在网上看到的邮箱有的时候是作废的，怎么能找到学生们正在用的邮箱，保证他们能看到真相呢？我想了一个办法：让学生用邮件的形式交作业，寄到我的邮箱里。告诉他

们，我批改后再发回去，不合格的要重写。所以他们必须经常打开邮箱看作业，必然也会看到真相邮件。

六．随时随地多方面讲真相。随时遇到一些情况，都可以不失时机的从多方面讲真相。平时多关心学生，引导他们学习，也要关心他们的生活，使他们感到你和蔼可亲，容易接近，值得信赖。有了这样的基础，老师说的话就会对学生起很大的作用。几年前，有一个来我家跟我学习的小学生偶然看到我的电脑里有法轮功的内容，我就跟他讲了真相。他回家告诉他妈妈，他妈妈害怕的吓唬他，不让他再来上课，他却坚持说：“我认为老师说的有道理。”

最后，必须提到，这一切的基础是学好法，用正念对待，才能做好，效果也好。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不要偏激，要理智、智慧，心平气和，以理服人，站在对方的角度真正的为对方着想，才能使人容易接受，从而达到救人的目地。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对在学校里救度众生充满了信心。这些人有个特点，一旦明白了真相，就不会动摇，因为他们往往是从道理上明白的，而且还会去传播真相。

愿此文能抛砖引玉，希望更多教师同修提出更多更好的办法，救度更多众生。

### 以点带面式资料点配置方案

针对很多人不懂电脑、老年人学习慢操作难的现状，采

救度众生的角度出发，都能够变成可能的事、好的东西。机会随时都有，就看我们怎么去把握。

下面说说我在摸索过程中积累的一点儿做法，或许对同修有所启发。不妥之处，希望同修指正。

一．了解学生思想，对症下药。现在的学生接触面广，信息量大，从小受邪党文化毒害，头脑中有很多观念，不容易一下子接受一种新的理念。我发现对学生（我教的是大学生）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无神论”和“进化论”，这两种东西不破除，接下去的话他们很难接受。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就越难改变。我先不急，有计划的逐步破除这两“论”。

二．投其所好，逐步渗透。现在的大学生是交了昂贵的学费来上学的，他们的想法很实际，对老师的要求也很实际，你讲的东西对他们考试、升学、将来找工作有用，他就爱听，否则就不听，缺课，甚至到学校去报告，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我就把我要讲的东西：首先是有神论、人权、人性、人道、信仰自由、神传文化等揉到讲课内容里，告诉他们这是世界先进思想，“与国际接轨”必须具备的理念，对理解所学学科、考试、搞研究、参加工作都有帮助。这样一说，他们都感兴趣，有一些其它班的学生都来听。慢慢的，我发现他们对有神论、

人权、信仰自由等概念很认同了，有同学主动说有信仰的生活更充实，应该尊重有信仰的人。通过分析，学生们认识到了进化论的荒谬，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很多比它先进的多的理论，都觉的自己是猴子变的是对自己的侮辱。当然，过程中不能忽视了文化课、专业知识的传授，那是教师工作的重要部份，要有对学生负责的态度，把讲清真相与教学工作结合起来，象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这样，你讲的话他们更容易接受。

三．上课时见缝插针。学校课本里党文化的东西到处都是，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不是坏事，我们正好利用它来揭露它，让学生看清它的本来面目，平时想找话题还不一定好找呢，这多自然呀。比如任何一个年代，一个人名、地名，一个事件，一段引文，甚至一句话，都可以引发到讲真相、揭露中共邪党谎言上去。这种穿插一次不用多，要自然，简要，仿佛随手拈来，顺便一提，点到为止，让学生自己的去得出结论。时间长了，他们的思维不知不觉的就变了，而且感觉不到你在有意改变他们的观念。比如，有一次课本里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我就问学生对这个人物有什么了解。有个学生说前几天刚听过关于斯大林的报告，接着讲了报告人认为那是一个暴君，干了什么什么坏事、下场如何悲惨，把我要讲的都讲出来了，比我直接说更有说服力。我于是很自然

乎这两个地区没有当地的真相资料，乐山地区就是在明慧网上详细揭露邪恶的文章都很少，很多时候只是发一个简短消息。而且，揭露邪恶不能只向明慧网揭露，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让当地民众知道坏人干的坏事，解构当地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当然，由于资料点被破坏，也可能会编辑排版的同修很少，如果确实自己不能排版，可以将揭露邪恶的详细情况发到明慧网，同时，呼吁会排版的其它地区的同修相助。

### 建议给邪悟不炼的人看《对澳洲学员讲法》

文/宣化大法弟子

最近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光盘发行后，对师父讲的正念要强，整体协调配合好，救度所有能救度的人有了更深的理解。有的学员又找到曾在大法中修炼但现在不炼的人，给他们讲真相，并给他们看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光盘，看到师父讲法后对他们震动很大，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有的又从新回到大法中来，明慧编辑部文章说：“有条件的大陆同修请留意把师父的讲法录像传递给平时不太接触真相资料的学员。”所以这里建议当地同修找回昔日同修，给他们看师父的讲法，尤其近期讲法《对澳洲学员讲法》，唤醒那些掉下去的人，那也是我们应该救度的啊！

### 严正声明

#### 本周四百三十三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

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修大法到底。

### 世人觉醒

#### 本周五百九十二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 人心与因果

#### 感激师尊救度了我们全家

文 / 大陆新学员

我是二零零六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得法一年多来，大法给我的身心变化，我真的不知怎样感激师父和大法。

修炼前我几乎在忧愁中度过。我和丈夫是包办婚姻，由于我自小没念书就干活，比同龄的丈夫显的老了许多。丈夫是高中毕业生，经常说跟我没共同语言，我当时也不明白他说的啥意思，只知道拼命的为他干活，生儿育女，艰苦的劳动，加上孩子的拖累，我越发显得苍老，三十几岁的人竟然被生人说成是孩子的奶奶。这期间丈夫因做生意手头有了钱，他居然和几个姑娘相好，动不动就打我骂我，甚至还提起要与我离婚。那段时间我除了眼泪就是叹气，面对孩子、钱、房子、家产，一切都不感



兴趣，只觉的活的很苦、很累、很烦。

常人社会的一切都是有安排的，正当丈夫做着离婚梦的时候，他却患上了多种疾病，几个月的时间就被折腾的不成人样，我陪他去县城看病，去外地到处求医，但因他多种疾病同时上身，不知该向哪方面用药，突然间觉的他在我和孩子心中的重要，他的病又使我忧愁不堪。这时我也患上了子宫糜烂，经常腰酸背痛。

二零零六年春天，我丈夫因修炼人的介绍得了大法，半年多的时间，大法使他从新变了个人，说话和气，待人善良，贪色的他居然连电视也不看了，说那里面的东西已无法面对，彻底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并且将我和孩子也带上了修炼之路。他白天做生意，晚上一家人在一起学法，再也不用担心他去约会了。通过在大法中修炼，全家人身体健康了，丈夫行为端正了，威信也高了，现在活的轻松自在。

我真正体会到：佛法无边，回头是岸。写出我的亲身感受和对大法的感激之情，希望对生活在矛盾中的人们点明一条自救之路，我相信大法会把一切不好的变成最好的，希望人们能够抓住这万古难得的机缘走进大法的修炼中，摆脱做人难的苦衷，正如歌中所唱：记住法轮大法好，前面就是金光道。

### 也快给我讲讲

有一次我在早市向两个小贩劝“三退”、讲恶党的危害

和退出中共恶党的好处，当时站着的那个人说：“我退，这么好，谁不退！”刚说完，他又说：“大姐，我怎么脖子后边嘎巴一声？”我说：“看来你是从心里退出了，脖子平时就不舒服吧？”他说：“对呀。”我说：“把你身上恶党不好的东西拿下去了，你得福报了！”

这时蹲在那卖货的人直喊：“你别光跟他讲啊，给我也讲讲。”我跟他讲完后，他也退出邪党团、队了。

乡亲们啊！快清醒吧！机会不会永远这样无休止啊，找回自己吧，不要让中共恶党继续危害你，珍惜大法弟子同你们讲的真相吧，机会不多了！

### 吉林榆树市八号乡十一号村遭报事例

榆树市八号乡十一号村恶党官员紧跟邪党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只要是听过、看过、接触过法轮大法的都不放过，大队公安配合乡派出所所长高景平等经常去骚扰、逼迫，多次非法闯入民宅，一次又一次的逼写保证书、决裂书、悔过书。乡长说“这事就是沾边赖”，吓的全村百姓不敢接触大法真相，见到材料就撕掉烧毁，生怕被他们借机陷害，搞的鸡犬不宁。零七年四月至七月，百年不遇的大旱，四个月只下了两场小雨，粮食绝收。

出，就决定立即行动，难度再大，也要把它涂掉，决不允许污蔑大法的邪标语再留在墙上毒害人。

于是买了涂料，看好地形，于第二天半夜三点多起来。先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一切干扰我救度众生的邪恶因素，并与地上的落叶、树丛、土坡及那条大狗沟通：你们都是为法而来的，一定要顺应大法，不要被邪恶利用，干扰阻碍我除恶，从而干扰救度众生。我同时打出功能，封住狗的耳朵和嘴巴，不许它叫；让附近的人都沉沉睡去，谁也不许出来，并求师尊加持。

走出家门，发现前面邻街的工房灯火通明（可能整夜都在加班干活）照的那一片很亮，但我心态很稳，没有一点怕，直奔邪恶标语处，边走边发着正念。抬眼望去，眼前的景象把我惊呆了，我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明明昨天傍晚还在那里的杂树丛竟然不见了，出现在我面前的写着邪恶标语的那面墙前面什么杂物都没有！我好激动，树丛什么时候被铲除的？谁铲除的？而且还只有写着邪恶标语的这一段树丛不见了，太神奇了！

直到我涂完，狗也没叫一声。

这一次的经历使我亲身体会到：在修炼和救度众生这条路上，只要不用人心去对待一切，事事站在法上，一心一意去救众生，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只要我们正念正行，慈悲伟大的师父就会帮我们清除一

切障碍。

以后，弟子会勇猛精进，正念正行，做个够标准的大法弟子。

### 值得所有教师大法弟子思考

——《就“如何讲邪党课本”问题与同修切磋》引发的思考与交流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就“如何讲邪党课本”问题与同修切磋》一文提出了一个值得所有教师大法弟子思考的问题：做教师工作的大法弟子如何利用自己的条件给学生讲清真相，救度众生？

我也是做教师工作的，同修提出的问题也曾一度令我困惑。几十年来，中共邪党把学校变成了毒害青少年的巢穴，我们做教师工作的大法弟子有责任把它从新变成传播真理的圣殿。当初选择这个职业，也是因为曾经发愿要救度这一方众生，我们责无旁贷。起初，看着那么多被邪党毒害的学生，心里着急，可又不知怎么做才好。这条路该怎么走，自己心里也没底。

通过学法，特别是看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我认识到工作和修炼并不对立，相反，工作环境正是我们的修炼场，为我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提供了机会和环境，我们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利用这个条件救度有缘人。这个基点摆对了，灵感源源不断，只要用心，办法很多。而且，很多看似不能的事、甚至反面的东西，只要理智的正念对待，从

币而后因为这个话题被劝退的等，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去劝退了他，真就象大法弟子接力救人，你跑了最后一棒而已。救这个人以前的同修也有份啊！我知道有些做真相资料的同修是相当辛苦的，买机器、耗材、上网、下载、打印、装订、切割、粘贴以及包装，一样工序都不能少，就是一张普通纸币的真相短语，也是同修一个字一个字写上去的，最后还得担着风险发出去。常人看到的一份资料明白了真相，其中包含着大法弟子多少心血啊！

还有比如海外的大法弟子

## 讲清真相 救度世人

明慧周刊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廿二日

### 一次清除邪恶标语的神奇经历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前段时间，我家附近的墙上出现了两处污蔑大法的邪恶标语，我看到后心里很难受、着急，心想，救度众生本来就很难，好不容易明白了真相的世人，又会被这些颠倒黑白的标语毒害。

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本应立即想办法把它涂掉，但我没有做到。因为其中一处写有邪标语的墙根下是一个土坡，坡上杂草丛生，又长满了密密的树丛；坡下边是个高洼不平的落满树叶的小沟；标语对面，是村书记的家，家中有一条大黑狗，晚上稍有动静，大狗就

办一台晚会，我们看到衣着鲜亮的演员表演的精彩的节目时，可曾想到背后有多少义工默默无闻的做着辅助、服务工作，多少义工参与推广和卖票工作……大法弟子办的报纸、电视台、晚会等所起到救人的作用，参与的每个同修都有份，师父在讲法中已充份肯定过这一点。

因此我个人认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度人的是法，说自己劝退多少人的说法似乎不妥，我们只是有救人这一念，都是师父在做！个人认识，写出来提个醒，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叫个不停。要涂掉这条邪标语，我感觉很难，更有怕心，怕踩到树叶和拨动树枝发出的声音惊动大黑狗；怕黑灯瞎火的找不准位置。

我有畏难心，也生出了等靠的心，希望能有别的同修去做这件事，自己只是每经过此处就发正念除恶。我心里知道自己在逃避，所以总有一种负疚感。

最近，随着不断学法，心性有了提高。想到师父每次讲法都叮嘱弟子们要抓紧时间快救人，既然知道时间这样紧迫，自己身边的众生却等着别人来救，这还是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吗？如果同修都是我这种状态，众生靠谁去救？正念一

## 海外综合

### 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

十一月十八日，日本东京惠比寿举行「声援二千万勇士退出中共」的集会与游行。东京都议员吉田康一郎在游行中手持麦克带喊口号，「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二千万勇士」。东京都议员土屋在集会上发言表示，共产党是人类共同敌人，应该共同努力尽快将其从地球上解体消灭。游行队伍所到之处，人们驻足观望，纷纷接过资料，为中共的罪行感到震惊。

澳洲华裔画家章翠英女士应邀赴阿根廷为法轮功学员起诉罗干的刑事案出庭作证，并十一月十三日在阿根廷北部土库曼省的首都土库曼市（Tucuman）中央大饭店举行了为期四天的画展，吸引了当地民众热烈的关注，主流媒体对画展及章翠英因修炼法轮功而在中国遭受的迫害给予了大量报导。

澳洲联邦大选前夕，纽省Warringah选区联邦议员独立候选人帕翠莎·彼得森博士（Dr. Patricia Petersen）致信中国驻澳大使章均赛，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立即释放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称自己将在中国致力于改善人权之前持续呼吁抵制北京奥运会。信发出后两天，她受到中共特务恐吓骚扰。皮尔森博士表示：“我不会因为这件事退

缩，我会将它公开，我知道对我的这些恐吓和威胁是企图阻止我讲出事实。”

来自二十六个国家的医生和科学家十一月十二日在美国费城参加关于器官捐献短缺的国际会议，费城法轮功学员在会场外打着横幅，呼吁人们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费城心理学医生杰西卡·罗素（Jessica Russo）博士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太恐怖了！这不只是法轮功学员的事儿，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我们都有责任制止这个恐怖。」

加拿大环境部长约翰·贝尔德（John Baird）十月三十一日致函法轮功学员，表示加拿大政府重视“中国存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式的监狱，和在这些集中营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信中说，“加拿大政府官员经常同加拿大的法轮功代表见面，发现这样交换意见，对加拿大继续努力核实和确认这些指控非常有益。”“加拿大政府官员对中国当局强调了他们的关注——在中国的所有器官捐献必须与国际准则一致，在捐赠人自由和自愿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

十一月五日至九日，法纽约轮功学员在位于曼哈顿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向人们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哥大主校园的中心Low Plaza竖起“法轮功学员被关入集中营谋杀以牟取器官”的横幅，并

散发《今日法轮功》报纸及九评光碟。

海外大法弟子证实大法综合报道

十一月十五日，两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高进英与丈夫刘葆春辗转从泰国来到美国，美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接纳了这两位几年来备受中共迫害的老人。法轮功之友主席埃得勒（Alan Adler）表示，整个营救过程很艰辛，方方面面阻力很多，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在关键的时候，给予了支持。这是国际社会正义力量营救法轮功学员努力的又一成功事例。

十一月十七日捷克的国庆日，由欧洲各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团来到捷克首都布拉格，以嘹亮雄壮的“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法正乾坤”和“欢乐颂”等乐曲向人们诉说法轮大法的故事。

加拿大各地都会举办圣诞游行活动，十一月十七日，多伦多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Niagara，Hamilton等五市共五场圣诞游行，受到各地观众

欢迎。据Niagara圣诞游行组织者Vito介绍，今天的游行有一百三十七支队伍，估计有三万观众。“天国乐团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乐队，是唯一一支参加游行的华人队伍。”在加蒙特利尔最繁华的圣凯色琳大街上，刚刚成立两个月的蒙特利尔天国乐团在蓝底金字的“法轮大法”横幅引领下，参加了圣诞节游行。

十一月十七日，美国首都大华府地区的部份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美东巴尔的摩市政府组织的感恩节游行，表演仙女舞、腰鼓和舞狮等等。十一月十六日，马里兰州银泉市和最大海港城市巴尔的摩举行盛大游行，为以西方文化为主的庆祝游行活动注入了东方神韵，很多观看游行的民众赞叹不已。十八日，大费城亚洲文化中心在费城华埠举办首届“东方之旅”文化节户外集市活动，法轮功学员应邀做了功法演示，明慧学校的孩子们表演了歌颂天国世界的舞蹈“莲花颂”。

了大法，但师父无量慈悲，并没有另眼看待而放弃我这个没做好的弟子，可以说没有师父给予的一次次机会，就没有我的今天。

一点真实感受，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关于搬运功的一点想法

文 / 黑龙江大法弟子

记的某期《明慧周刊》中有一位同修谈到用搬运功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也想试试，但总感到自己目地不纯，有私心，所以也没用这个功能。

回想一下，邪恶每次对资料点的同修迫害时，都非法掳走大量的机器与耗材。这些都是大法弟子省吃俭用辛苦挣钱买来的，而且这些机器与耗材在购买、运输与贮存过程都非常的不易，有些大法弟子就因为购买这些机器与耗材被邪恶跟踪抓捕迫害。

机器与耗材被抢走不仅仅是对大法弟子经济上的一种迫害，邪恶还以这些机器与耗材为借口对大法弟子加剧迫害，并且用掳走的这些机器充实他们的办公室，而且他们看到好的机器私自瓜分，成了他们的私人财产和拉关系走后门的筹码。恶人借口抄机器耗材还顺便抄走大法弟子的个人财产，非法抓捕大法弟子成了恶人发财的手段。

被非法掳走的大量机器与耗材是我们救度众生的法器，法器被抢走了我们必须收回来。师父赋予我们很多功能，

如果我们不带私和情，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许多功能是能用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的金箍棒被妖怪掳走，孙悟空想尽办法运用功能将金箍棒收回，收回金箍棒使他更有能力降妖除怪。我们的电脑、打印机、刻录机与耗材等不也是我们手中的金箍棒吗？

大法弟子要改变观念，不要默认邪恶把资料点被搜走多少东西作为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我们的机器与耗材是为证实大法用的，是正的生命，是被保护的對象，邪恶的无理抢夺霸占是犯罪，我们不能再容许邪恶无度的犯罪。

三言两语：自己劝退的人数

有时看网上同修的文章，说这些年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正法过程中已劝退多少多少人，说自己劝退几百人、几千人，甚至上万人，人数很多。我个人认为这对不精進的同修是一个促进，但从修炼的更高要求看，也稍稍有点问题。

一是这人数是怎么统计的，自己难道还留底吗？我经历和知道的因为自己做了留底而被邪恶抓住迫害把柄的例子太多了，所以出于安全考虑，个人做过的一些事情最好不要留底。其实人做了什么，师父和众神都看着呢，还需要统计和留底吗？

二是这些人真能都算是自己救下的吗？不好说！很多同修文章中写到有常人因以前看过资料而明白真相后一劝就三退的，有曾见过写着真相的纸

弟子切磋 整体提高

明慧周刊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廿二日

摆正基点 从为私为我中走出来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大法弟子助师正法已经走过了八年多的风雨历程，在师

父的慈悲呵护下，由当初不知怎么做，到今天的越来越成熟，期间师父为我们操尽了心，直到今天仍然为自己在修炼中悟性差、人心多感到羞



资金，向大法弟子说出自己的过错，向明慧声明求得师父原谅。师父不会放弃一个弟子，大法弟子也不会另眼相看你，反而都在希望同修能清醒，能够回到大法修炼中来，我们在期待同修的清醒，正念加持帮助同修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

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 脱离魔窟后的几点感想（节选）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前段时间，我被邪恶迫害流离失所刚回到家中的第二天，就被当地的恶警绑架并关押。后来经过海内外同修和家乡同修及亲人家属的全力营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三十六天后获释回到家中。

记得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期间，我绝食反迫害，当时狱医韩某邪恶的说（大意）：“大法弟子M在这里绝食一年多，多次出现生命危险送医院抢救，最后被判刑，我照样把他送进去了，你绝食没用，判定你了。”该狱医的话对我触动很大，一个是激起了我一定要彻底击溃、解体邪恶的决心，再一个看到了我本人和当地同修对同修M营救不够，整体协调配合不好，所以才没有营救成功，并使邪恶的迫害得逞了，不但没有肃清、解体它，且表现的更加肆无忌惮。我深深感受到，每一次营救都是一次救众生、反迫害、解体邪恶的良机，我们一定要打好每一仗，开创更好的反迫害、证实法的环境；一定要尽心尽力、正念正行、整体配合，决

不能让邪恶得逞，而继续迫害大法弟子、毒害众生。

在被关押期间，我深深感受到外面同修的正念加持和帮助，尤其在那里布满了邪恶因素，我因绝食遭到了恶人、恶警的非人迫害，所以当时十分期待外面的同修、当地同修的支持和声援，设身处地的感受到了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处境和不易。所以我回来后真正完全改变了发正念的心态和状态，平时也发正念，但用心不够、正念不足、责任心不强，通过这次魔难，我从内心升起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往那一坐，有一种庄严、一种责任、一种神圣不可侵犯；腰直颈正、手势端正、顶天独尊。“要集中精力，头脑绝对的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正念》）不再象以前那样拖拉应付和怠慢，到整点有时间就发，效果、状态非常好。

在多方营救下，我虽然闯出了魔窟，痛定思痛，由于没有走好，自己被迫害，给证实法带来了损失，给整体带来了干扰，给救度众生（包括家人）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可以说损失是很大的。那么如何弥补损失，真正改变现状，走好以后的路，这一现实摆在了自己的面前，且刻不容缓。回想自己走过的八年修炼路，可谓风风雨雨，几经生死，几经魔难；虽然自己没有修好，没有做好，愧对了师尊，愧对

愧。通过不断的学法，看同修的交流文章，认识到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做三件事的过程中，做事的基点是非常重要的，基点对了，邪恶就无法钻空子，这是大法弟子在八年多的助师正法中用血的教训才悟到的法理。

在助师正法中，同样做一件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探寻的问题。如当年到天安门证实法，有的同修当天去当天回，有的同修就被抓捕迫害；同样撒真相资料，有的同修一直堂堂正正的做，从未受到迫害，而有的同修却被抓捕迫害；同样是病业表现，有的同修很快就过关，有的同修却拖很长时间过不去，有的甚至被病魔夺走生命；同修被邪恶抓捕后，有的同修通过绝食走出魔窟，有的同修却不能，有的甚至被邪恶迫害致死；做资料的同修，有的资料点一直稳步运行，有的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抓捕；同样是协调人，有的协调的很好，使那一地区形成了整体，而有的协调人却矛盾缠身，甚至遭到抓捕迫害。很多同修都目睹过这些情况，有的亲身经历过，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答案很明确，就是做事时的基点不同，所以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其实大法弟子在做三件事中，如果基点正确，已经完全可以自己保护自己了，说白了，大法弟子已经是神了。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在七二零之前就已经把大法弟子推到位

了。推到位了，那是什么概念哪，那就是已经具备佛法神通的伟大的神了，可是大法弟子由于人心太重，悟性差，一直在用人心理解师父讲的法，不能走出人，成为神。其实人神就在一念之间，“放下常人心得法即是神 跳出三界外 登天乘佛身”（《洪吟》〈广度众生〉），大法弟子放下人心就是神，可至今很多大法弟子还抱着人心不放，不愿成神。

那么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做三件事中如何摆正基点呢？我理解就是彻底去掉旧宇宙为私的本性，同化新宇宙为他的本性，即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比如，学法炼功的基点不是光为了自己的圆满和提高层次，而是通过学法炼功，修去人心，同化宇宙特性，净化本体，加强神通，提高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能力；讲真相、发真相的基点是为了让众生明白真相得到救度，而不是为了证实自己多能干，增加威德；发正念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使自己不受迫害，而是为了清除邪恶，开创一个证实法救度众生的环境；当出现病业表现时，能正念否定，放下自我，放下对病业的执著，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而不是为消除病业而做三件事，就会很快或立即消除病业状态，否则把做三件事来当作消除病业状态的办法，就会拖延消除病业状态的时间；当看到同修的缺点时，本着完全为他人好的祥和慈悲的心态给同修指出来，而不是指责、

埋怨、轻视，显示自己，对方就会接受，就不会产生矛盾；当协调人之间出现意见不统一时，不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放，而是主动去圆容对方（对方明显是错的除外），同修之间就不会产生隔阂，就能形成整体。

当我们做任何一件证实法的事情时，都能放下自我，不带有任何证实自己的因素时，完全站在证实法、救度众生上，邪恶就无法钻空子。往往被邪恶钻空子的时候都是在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法。我们好多以前做的非常好的同修，最后遭到迫害，就是因为听到的赞扬声多了，证实自我的心起来了，没有摆正做事的基点，在做三件事中没有证实法，而是证实了自己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教训是深刻的。

同修们，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们已经知道了自己来在世间的使命，肩负的责任，让我们修去旧宇宙为私的本性，同化新宇宙为他的本性吧！放下自我，放下证实自己的一切心，无论做任何事都站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我们就能走好走正最后的路。

## 修出对师父的正信 堂堂正正证实大法（节选）

文 / 湖北大法弟子

在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中有弟子问：“您在《转法轮》中讲，保护每一个弟子到自己能够保护自己为止，可是

很多弟子还是没走完师父安排的路，被邪恶迫害死了，死者不白修了吗？”师父解答说：“……师父不是保护大法弟子吗？怎么保护的？是，我保护大法弟子，可是你在临死的时候你都没有想你自己是大法弟子，也没有想到还有我这个师父”。

每次看到学员对师父提这类问题时，我就想把我这方面的体会写出来，与大家共同切磋交流。

在黑窝劳教所，恶警和邪悟者常常问我：你师父不是说了你就动了他，就动了这个宇宙吗？你为什么多次被动了？还动到劳教所来了？我说：“师父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只是我没有按师父的要求做好。”

也有对法理解不深的同修问我：“姨！师父说能保护我们，为什么我每次灌食时喊：师父保护我呀！师父救我呀！我还是被灌了呢？”我问她：

“你看到身边站满了恶警、夹控犯人，她们手里拿着管子、开口钳子、盐水等虎视眈眈的要下手时，你喊师父救命，你心是怎么动的？你是相信师父真的能救你，师父就在我身边，谁也动不了你呢，还是觉得师父离你很遥远，邪恶就在我身边，心里十分害怕，马上就要被灌着了？”她说：“心里有些害怕，觉得就要被灌。”我说：“你根本就不信师父能保护你，你只是在求师父并不信师父，那叫师父怎么帮呢？”同修听了点了点头，

修并告诉同修在资金上要把握好，但后悔已晚。

还有一外地同修，在最艰难的环境中，自己做资料送给同修，因此同修对她很是敬佩和信任，把资金都转交给她，后来同修发现有十八万元的存折，问其原因，该同修不愿透露实情，最后解释说是想用这钱买车，不久之后该同修在车祸中死亡。

还有协调人谈到一种情况，有的协调人到各地交流，花的都是大法弟子捐的钱，而且随意打车，跟该同修交流指出其不足，却不以为然，并说有同修专为他提供消费资金。有的大资料点的同修也是靠同修供养而专一做资料，长期下去又是怎样把握的呢？

还有把大法弟子经手转交做资料的钱，自己用于买电脑，图方便自己使用，而不做资料。

经了解发现，有的根本没有资料点，或有资料点做掩盖，向有钱同修要钱，并告诉要替其保密，几年下来已达几万元。最近发现其中一位同修丙做资料，每月定期向两名同修要钱，共收集资金几万元，与其交流，了解这些钱的用处，丙同修总说用于赞助外地流离失所的同修建资料点，还以安全为名不透露其姓名，并说该外地同修在一个月前才离开本地，离开时把机器等设备都拉走了（就在整理此稿时，丙同修已被绑架，同时丁同修也被绑架，丁同修是向她提供资金的。出事前，同修交流让

丁同修向丙同修追问资金一事，丁同修出于对丙同修的情，觉的不可能，而没去）。

大法弟子拿出的钱是用于救度众生的，不是给个人解决生活问题的，建议凡是在钱上有问题的同修都向内找一找是什么心促使的，修炼中要消业，而你在造业，并且造的是天大的业如何能修？“执著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精進要旨》〈修者忌〉）

修炼中难免有错，修炼的时间不多了，该清醒啦！不要因一时的过错，影响修炼的圆满，常人百年之后什么都带不走已成现实，为什么修炼还明知故犯呢？

师父说：“但是，资金的管理不要出现问题。我知道有些项目、有些地方资金是出了问题的，我也不想说。在这方面出问题的我看你是不想修了，众神都在看着你呢，对修炼人来讲也太严重了。”

（《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记的师父还讲过：“旧势力现在没动你，等你走向圆满最后阶段时一定会因此事而阻挡你，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到那时真是哭都来不及呀。不要因为利益、贪心到现在又碍于脸面，觉的无法面对周围同修而一再隐瞒，常人都知道截留救灾款与偷患者治病钱是最不道德的，何况这资金是用于救度众生啊！天大的罪业，只有彻底放下，返还所占

修炼和常人生活的关系，千万不要主次颠倒，不应该是我干完了这些活，再去做三件事；应该是必须在任何环境下，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学法、炼功，不能因活计耽误了修炼。那些没时间学法的同修，要给自己制定一个标准，每天必须保证学法、炼功时间。一个修炼人，如果不能保证自己的学法修炼，万古机缘一过，那种损失可不是用这个世间的经济所能衡量的。

师尊《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我们也都看了。看到师尊的操劳，难道我们就无动于衷吗？这些难道还不能让我们知道精進吗？师尊如此的珍惜我们，悉心的关心、爱护着，真象捧在手里一样，握紧了怕握坏了，捧松了又怕丢掉了。如今我们大多都是老弟子了，我们应该成熟了，懂事了，不要老是让师尊为我们牵挂着、担心着，让师尊无休止的因我们做不好为我们承受着一切，无知的把自己的业债往师尊身上加。师尊所给予我们的，我们无以报答。我们今天所能做到的就是好好听师尊的话，不折不扣的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做一个合格的弟子，懂事的弟子，不让师尊再为我们如此的操劳、担心，如果我们真能做好了，师尊远隔重洋都会为我们高兴，也许这就是对师尊尽心了。

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 警惕，救度众生的资金不可被盗用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通过了解，发现有的同修在利用大法资源上一时没有把握好，从而被邪恶利用与加强，最后被邪恶钻空子，不仅干扰了救度众生，给大法弟子在修炼的路上造成了污点，有的已经给大法弟子带来了严重的迫害，教训是深刻的。

有的资料点存留资金过多，在邪恶的迫害下，有的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抓，有多少多少现金或存折被抢走，事后，向内找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其中有没有在资金方面的问题呢？

我地区有几个学员曾在钱上没有处理好，花钱不在乎，最后达到个人生活消费都花资料款，最后被邪恶抓住把柄，被抓、被判刑，现在仍在监狱中，其中一个学员的妻子已被当地恶人迫害致死，一个学员的弟弟至今下落不明。真是被迫害的家破人亡。

有一同修把别的同修经她手转交的钱私自挪用一千元给资料点的同修解决生活问题，当时同修以为是她自己的钱，事后了解是经她手转交过来的资料款，而且还以捐给讲真相为名义向其丈夫（现为常人）多次要钱，最少要二、三千元，最多一次要了七千元钱，都存在银行中，留给孩子将来花。该学员后来患癌症，经多次治疗无效，于零五年去世，临去世时才将此事讲给身边同

觉得有点道理，今后要修出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师父才能保护我们。

### 一、心里时刻想着师父

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在两种情况下它们动不了。一个就是坚如磐石，它们不敢动。因为那个时候它们知道，不管你旧的势力也好，旧的理也好，这个弟子走得正、做得好，如果谁再去迫害，我是绝对不饶它。我身边还有无数的正神呢！我还有无数的法身都会正法。就怕弟子自己心里不稳，这样的执著、那样的怕心，旧势力看见了就会抓住有漏之心迫害。而在迫害当中正念又不足，遭受的迫害就更大，全都是这个情况。”

我亲身体会到了师父法的威力。

二零零二年六月，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当时我们四个同修关在一起，我们每天按时炼功、发正念、背法。开始，恶警看到我们炼功就推开门，拿皮鞭抽我们，我们几个人也总是象被蒙住了，在那一刻也没有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自己还有师父，无可奈何的被恶警抽打着。

我们反思：为什么在平静的状态下都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师父《北美巡回讲法》也学过多遍，法理也清楚，可一面对邪恶时就是这样式的呢？我们通过交流，悟到：自己心里时刻想着师父，那是对师父的正信，这一念要通过修炼才能得到，要实

修这颗心。于是我们就直指这颗心去修。

我们平时经常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师父时时刻刻就在我身边，谁也动不了我，师父叫做的谁也不许干扰迫害。我们炼功，再有恶警拿着鞭子推门时，一个人想起来就大家赶快互相提示：师父就在我身边，谁也动不了我。这样，当我们四个人一齐这样想时，恶警马上把门关上、吼两句就走了；有时甚至连门也不推，看一眼就走了。尽管这样，可我们有时还是忘记了，甚至四个人都没想起来。我们事后就不断的加强这一念。这样修了几个月后，我们就越来越记得，直到最后每次都记得，大家正念都很强的时候，恶警就不再敢动我们了。

当时有一个同修是传送资料的，她被抓后家里抄了一车东西，恶警当作“大案”搞，曾把她弄到“军犬基地”去单独迫害。开始恶警喊她的名字，她心里有些害怕，这时同修提示她：“我们讲真相做的是最正最正的事，资料多是好事，是弟子精進，听师父的话，绝不允许邪恶把大法真相资料当罪证。有师父作主，大法弟子怕谁呀？”有一次“提审”，她腿发抖，这时她就心里想：我拉着师父的手，主佛就在这儿，看谁敢动？！她正念强了，这次什么也没说，恶警也无可奈何。

二零零一年，在残酷的洗脑中，有一个同修告诉我：邪恶想把我和师父分开，休想！

我死死的抱住师父的腿不放，这一世我就要跟师父回家！后来这个同修很快就回家了。

二零零四年六月底，我和我女儿同时被绑架到某派出所。他们把我们当作犯人审问，我们不理他们，因为我们只做师父安排的三件事，三件事中没有“审讯”，我当然不理他们。开始他们问：“你是哪来的？叫什么名字？……”问一遍两遍、十遍二十遍，我们都不理。他们不断的换人“审问”，当时他们很恼火，一群人围上来，想动手打人，甚至把桌子都推倒了，他们拳头在桌子上捶的“咚咚”响就不敢碰我们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时我在心里一直静静的想着师父。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和他们明白的一面讲真相，他们最后都退下去了。后来他们发动很多居委会的人来认我和我女儿，结果谁都不认识，后来他们就叫我法轮功甲，叫我女儿法轮功乙。

我们又被转到看守所。看守所的警察很邪，说没见过这样的名字“法轮功甲”，要给点颜色我看看，要我说出名字，我同样不理她。警察派人去抬死人床，要对我用大刑，我无视她们所说所做的一切，只是静静的想着师父就在我身边，平静的发着正念，解体迫害我的一切邪恶。过了一阵子，两个去抬刑具的人退回了，恶警叫我回房了。

师父在《美国讲法——在纽约讲法》中说：“人的一念是有长期修炼做基础”。心里

时刻想着师父想着大法，这也不是说一想就能做到的，但我体会到只要我们真正实修，是完全能够修出来的。

## 二、只要按师父的要求做，师父就能保护我们

零四年八月，我和女儿被绑架到劳教所。在这黑窝里，我不配合邪恶，按师父的要求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铲除邪恶，制止恶人行恶。

### 背法

一天中午，恶警安排夹控犯人念谤师谤法的邪恶东西给我听，我就背师父《论语》，她大声读我就大声背，她小声读我就小声背。这时夹控恼火了，把书朝我脸上一摔，一气之下跑到恶警那儿去了，并威胁我说：看我今天怎么惩罚你，晚上休想睡觉，站死你、蹲死你！夹控犯人从恶警那儿回来后，却什么也没说。我知道是师父说了算。晚上警察还来对我说：今晚提前一小时睡。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

### 制止邪恶的广播洗脑

我曾被关在“严管”队里，这个队实际上是个用刑的队。队里开始只有三四个同修，后来有十几位了。同修们心很齐，正念铲除了邪恶的广播洗脑。这个队后来换了一个队长，她一上来就想“露一手”，又要广播它们的所谓“所规队纪”，不准大法弟子这个那个的。当时我一听到邪恶广播，就想：这是针对大法来的，我们大法弟子应该站出来护法，我们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停的高声呼喊“法轮大

闲时间，一年四季都在忙碌，如果大法弟子陷在常人中，也是一样。从师尊讲法中，我们都知道修炼不耽误工作，修炼好了工作起来会事半功倍的。如果我们只靠着人的四肢去劳动、去工作，怎么你也别想超越常人，干活的效率高低只能是你的四肢运动的快慢而已。那么修炼人是和常人不一样的，何况我们在大法中又修炼这么多年了，我们是具有超越于常人的能力的，如果我们修炼的精进，时刻把师尊要求的三件事放在第一位，我们的劳动、工作一定会是超常的，我们的庄稼、我们的收入也不会因为修炼而受到丝毫的损失。

农村同修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普遍文化水平低，还有不少同修至今读不了《转法轮》这部大法。大家知道，师尊这些年来发表了很多讲法，需要我们经常学习的《精进要旨》和“七·二零”之后的讲法就有几十万字，即使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同修，也得用不短的时间才能学一遍。可是有些农村同修，几年时间都不能学一遍，不能更好的理解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重大使命，不能用大法更高标准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如不注重学法，不去精进，不给自己开辟环境、创造条件，任由常人的事情捆绑着自己，抓住常人中的名利情不放。长此下去，滋养了魔性、惰性，即使有时间了，也不愿意吃苦，不愿意学法、炼功、发正念，白白的浪费了生命，怎么能成神呢？

从师尊讲法中我们都知知道，现在常人社会中的一切都是围着大法而转的，那么我们身边的一切事情也应该是为我们的正法修炼而出现、而存在的。我们只能理智的利用这些事情怎样修好自己，怎样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不能把这些事情当作生活中追求的目标，不能把常人中的生活当作生存的目地，我们的目地是修炼圆满，随师还家。提醒这部份农村同修，一定要摆正修炼和常人生活的关系。如果我们真能做到，也许我们身边的事情反而很容易处理好，使亲朋好友和周围世人都能从我们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认同大法，从而得度。

现在很多地区有些农村新学员都能坚持学法炼功，甚至夜里发完十二点正念才睡觉，他们都能突破一切干扰、障碍，勇猛精进，我们老学员为什么不能呢？师尊让我们带好新学员，可这些新学员在某些方面都跑到我们前头去了，说出来真有点不好意思啊。

这些年来，还发现多数农村同修对发正念认识不够，农忙的时候，很难保证参与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农闲的时候，因为对发正念认识不够，没有养成习惯，到了四个整点的时候甚至都想不起来。把师尊要求我们必须做好的三件事之一的发正念，当成可有可无的去对待，一次次的错过了全世界同修共同发正念的机会，不知道弥补，不知道后悔。

建议农村同修一定要摆正

导假意问我生活有何困难，有何要求等等。我除了按做好三件事的要求讲真相外，也说明了生活的困难。但我没提生活上的任何要求，只要求他们保护大法弟子，目地还是希望他们行善不做恶，有个好的未来。

妻子知道后就不干了。妻子的工作一直没解决，问我为什么不提出来？平时找都找不到他们，这次送上门来了还不提？说我胆小、怕事、自私、不管她的生活等等。妻子也找其他大法弟子去评理。同修甲听了我的话认为是我不对。这样妻子就更觉的自己有理了，非要我再去找领导提要求不可。同修乙听了我的话，平和的对我妻子说：“你相信邪恶会帮你吗？相信邪恶会给你什么好处吗？领导又不是不知道你家的生活问题，要是真心心想给你解决，就不会假意问你。邪恶设好了圈套，你丈夫看清了，没往里钻。你要理解他而不是逼迫他就范。”听了同修乙的话，我妻子就能冷静的听我解释了。我又用大法给我的智慧给妻子讲了《西游记》中白骨精给唐僧送饭的故事等等，后来妻子也能理解和支持我了。

我觉的当听到常人负面评价同修时，除了我们要向内找提高外，同修间的相互理解配合，相互圆容，共同讲真相救世人也很重要。

一点个人认识，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 跟农村同修说几句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由于长期和农村同修接触，发现很多同修至今一直不能在修炼中精進。农忙的时候，他们很少时间学法、炼功，可是眼下到了农闲的时候，有不少同修仍然处于各方面的干扰之中，不能把修炼放在第一位，日复一日的为一些琐事所缠、所累。

最近和一些农村同修切磋，他们都表现出同样的状态。学法时间少，被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挤的没有时间学法，并且大多数不重视炼功，有的长年不炼功。有的虽然炼功，也是隔三差五的，打坐只能坚持三、四十分钟；有的老就学学员至今还不能盘腿，几乎就不炼静功。

在到处充斥着物欲的当今社会中，如果我们不能时时刻刻以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没有大法做指导，随时都可能受到污染，被常人社会中的假相往下拖。师尊要是我们符合常人状态修炼，并不是让我们等同常人一样的生活，关键是在于常人的生活状态中怎样修炼。修炼是第一位的，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我们只是利用常人的社会形式修炼而已。常听有同修说，忙过了这阵子，或是我干完了这些活，一定要好好学法，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可实际上是忙过了这阵子，还有那阵子；干完了这个活，还有那个活。尤其农村人都知道在农村有些常人基本上就没有

法好”。可是我当时心性不到位，就是开不了口，被一层怕的物质封住了，我知道这是大法弟子的耻辱，我不停的清除这层怕的物质。到了晚上，我找这个队长谈话，我说：“你知道你今天播那个东西，我当时是什么想法吗？我就想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我相信我大喊出来，同修们都会喊，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声。我今天没喊出来，但我告诉你我的真实想法，希望你今后再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她说：“你今天就是要说这个事呀？”我说：“是！”她说：“知道了！”从此以后再没播了。

后来“严管”队撤消了，我被关到另一个队了。恶警说：我就不相信她们听不得这些东西，现在都由她们摆布了？那还了得！明天我们还要播。晚上恶警她们提前布置好，一个个夹控打招呼，叫她们做好准备。第二天吃过早饭，一个个夹控都站在我们身边，这时开始了广播。一听是邪恶“七·二零”后的所谓非法取缔通知，这时一个同修高声呼喊“法轮大法好！”接着我们都同时呼喊，十几个同修一起呼喊，惊天动地。夹控犯人马上卡住我们的脖子。我被卡出血了，呼吸困难，夹控犯人怕我背过去，手一松，我又呼喊，我用生命来呼喊。这时一个恶警跳出来乱吼：“喊什么喊，每个加期四个月，你不叫播就不播啦？还播！看谁敢再喊。”她们又播，这下喊的人更多，声音更大，而没喊的同

修都站起来了，准备往外冲。恶警吓呆了，连忙跑到所里去汇报，不敢再播了，也不敢乱吼了。大量的邪恶被销毁了，极大的震慑了恶警。过了一会儿，所里来了二十多个人，在走道里走了一圈，边走边说：不要搞的那么紧张嘛，放松一下，下午听点音乐，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我知道，只要大法弟子在法上，走正了，师父就什么都能做，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不但没有加什么期，还奖励我们“放松一下”。是师父在掌握这一切。队里以后再也没有这类广播了。

## 抵制“学习”

在“严管”队里，恶警看我们不做奴工，一天到晚坐的直直的，知道我们处在修炼状态，害怕我们背法发正念，就采取各种方法干扰，她们要搞什么“学习”，强迫我们看电视，“抗战”、旅游片之类的。我们不看。我说我们只看大法的東西。一天“学习”，我们坚决不去，值班恶警叫夹控犯人暴力拖拉，恶警站在旁边骂，不管她们怎样骂、怎样恐吓、威胁，我们坚决不去，最后我们被强行拖到放录象的地方去，我们站在那里，脸朝旁边，不看不听，不停背法。恶警搞不下去了，只好停止。

合并到另一个队以后，那个队的恶警仍要试试，心想：她们不行我们行。我们仍不配合。有一天，几个夹控把我拖出去后，围上来六、七个，想动手打我。当时中队长赶快过



来了，叫夹控闪开，她来劝我：“你为什么不听？”我说：“听这些东西就烦。”她说：“你不要老看一样东西，其他方面了解一下对你也没坏处，万一不想听，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好了，这又不是对你一个人，大家总得要学习呀！”我说：“我们不学这些。”我背着电视坐着，不停的背法。其他房间同修也不去所谓“学习”。过了一阵子这种“学习”也无法搞了。她们为什么不敢打我？这种洗脑为什么不敢再搞下去？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这个弟子走得正、做得好，如果谁再去迫害，我是绝对不饶它”。

### 拒绝奴役的劳动

她们看我们不接受洗脑，就企图强加给我们奴役劳动。首先大队长找我谈话，要我做点生产，搞点力所能及的劳动，还说什么做一天减期一天等等。我当场拒绝，我说：我不是犯人，我不存在什么劳动改造的问题，我不做。她训斥了我几句，说要给我“加期”，并说别人生产多少天，就要给我加多少天的期。我虽然拒绝生产，但怕“加期”的人心还是有，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于是直指这个怕心去修。中队长、恶警、所里的科长多次来找我谈话，要我做生产，我知道是我的人心没有完全放下，所以才招来这些麻烦；我不断抑制怕心、清除它，找我谈一次，我把怕心就更放下一些，最后这颗心放下

了，也就再也没谁来找我说这个事了。

但邪恶还不死心，有次恶警嚣张的说，哪个月给我们“加期”二十三天，哪个月“加期”二十一天，哪个月“加期”十七天等等。恶警叫我们去看，我们也不看，叫夹控犯人念给我们听，我们也不理。后来恶警要我们自己的在那个生产月份表上填写自己的表现，我们同房间的四个同修几乎都写了这样的话：我们是好人，我们没犯法，必须立即无罪释放，我们要控告你们对我们的迫害。恶警就把月份表藏起来，不让我们再写。我把这颗心完全放下之后，最后恶警宣布给我打“平产”，意思是不“加期”了。修炼就是修炼我们这颗心，如果把人心放下，它什么也不是，如果你想抓着它不放，你就会毁在那儿。

### 不戴牌子

一进劳教所，恶警就把写上我名字的牌子强行戴在我身上。开始我想牌子上写自己的名字也没啥关系，但后来又想不对：恶警要你戴这牌子不也是要你承认自己是劳教人员吗？这牌子是不能戴的。于是我就把牌子扔了。扔牌子在劳教所可是个了不得的事情，马上把门堵住，不让你外出洗漱，不让你上厕所，不让吃饭，意思就是整死你，她们把牌子与生命划等号。我就是相信师父说了算，邪恶说了不算，我把牌子扔了，她们不要我上厕所。我大声喊“要上厕

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二零零六年加拿大法会讲法》）这不是在说我吗？经过认真学法和向内找，我发现自己在对待家人方面法理不清，没有跳出常人的框框，还和常人一样，“情”字当头。认为他是我丈夫，我说什么都不要紧，我怎么做都行，以我为中心：我要学法，我要炼功，我要发正念，我要救度众生，你不能影响我，更不能干扰我，而应该支持我，因为你是我丈夫。

大法弟子是应该把做好三件事放在首位，但也应该包括圆容好家庭，给自己开创一个安定的学法修炼环境，从中提高自己的心性。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替家人想的少，这怎么能圆容好家庭哪？执着于亲情，缺乏宽容，私心，争斗心等常人心被魔利用，导致丈夫的魔性大发。根本的原因不在丈夫，而在我自己心不正，放任自己的执着，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再不惊醒，不但害了自己，害了家人，还会给大法抹黑。当我找出自己的执着，决定去掉它们时，我身体所谓的“病”瞬间就消失了，心里马上就轻松了。原来它们什么也不是，只要大法弟子的念一正，矛盾就解决，是大法的威力圆容了一切。现在我丈夫与我关系不紧张了，越来越溶洽，他不但不反对我学法炼功，还主动帮我干家务，减轻我的负担。在此，我真诚感谢点醒我的同修。我离不开同

修，离不开整体，更离不开大法。是同修，是整体，是大法加强了我的正念，帮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帮我一步步提升。让我们所有的同修拧成一股劲，互相帮助，互相提醒，坚定实修，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直至圆满，不负师尊的重托。

### 也谈当常人负面评价同修时

文 / 湖北大法弟子

看了《明慧周刊》第304期中〈当常人负面评价同修时〉一文后，觉得同修写的非常好。我也想把自己曾经遇到的两件事写出来，和同修交流。

去年四月的一天，我到一同修家去看他。刚进门，他女儿就对我说：“我正想找你们评评理，我爸爸说我们都是魔，干扰他修炼，你说他对不对？”

我非常理解这位同修的苦。同修的妻子病了很久，生活不能自理，吃喝穿拉等等都靠他。还有，小外孙也很小，要他照看。同修晚上睡不好，白天忙不停，时间长了自然不好受。三件事都受影响。一时心性守不好也会说错话。出于善意的理解和帮助，我对他女儿说：“女儿是最能理解爸爸的是吧？爸爸一时累了，说点气话，女儿是能理解和原谅的是吧？那一定不是你爸爸的真心话。”后来同修的女儿请了保姆，还帮同修照顾妈妈。不久这位同修的关就过去了。

后来我也遇到一关。邪恶搞所谓的“回访”，要单位领

心里越来越不平衡。“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古语，现在都掉过来了！靠一个女人支撑家庭，丈夫只当甩手掌柜，还事事摆谱，处处刁难人，这日子过的太委屈了！因此埋怨丈夫没本事，素质低，能力差，瞧不起他，家庭矛盾不断升级。如何跳出矛盾的漩涡，我感到很困惑，也很无奈。现在想来，不管丈夫反对我修炼也好，还是无理取闹也好，实际上都是要去我的人心和各种执着，是在帮助我提高，我应该感谢才对，可我却把矛盾推开，越来越不悟。

师父说：“过去许多人因为心性守不住，出现的问题很多”（《转法轮》）。正是想问题用的是人念，而不是神念，守不住心性，被邪恶钻了空子，结果出现了很严重的“病业”状态：全身疼痛，四肢无力，咳嗽不止，心律失常，上吐下泻，夜不能寐，行动不便……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在磨难中，丈夫不但不关心、看护我，反而三天两头刺激我，弄得我身心疲惫，痛不欲生，不正的念头不断往外推。同修见状，主动帮我发正念，清除我空间场的一切干扰迫害因素，与我一起学法交流，帮我找漏洞。有同修认为，我是私字当头，处处表现自己、显示自己、执着自己、强调自己。其实是自己封闭自己，说明最根本的、最顽固的人心还没有去掉。我悟到，应该做到胸容宇宙，心系众生，无私无我，溶于法中。只要放

下自我，修出慈悲，你就不会有不平衡之心、怨恨别人的心。因为我没把丈夫当作众生的一员，没把家庭环境视为自己的修炼环境，没有宽容之心，没有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要想改变现状，谈何容易？心性不提高，境界不升华，哪能过去关、难？有同修说：“如果你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无论对方有多大过错也不计较，也不动心，更不会发火，真的做到为他人着想，你就跳出了人的观念，就能看到矛盾的根本。”

还有同修说：“咱们是大法弟子，所谓的病不过是一种假相，邪魔烂鬼的一种干扰形式。你不在乎它，不承认它，它就什么也不是，你不就过了这一关吗？再说了，师父不承认的，咱们也不承认。它有什么资格干扰咱们？它们都属于被淘汰的生命，不配考验咱们。大法弟子用神念、正念去对待所遇到矛盾，正念一上来，关就变小了。如果用人的观念看，可能老也过不去关，你就会停留在这个状态，或被邪恶生命钻空子搞迫害。人神一念间。”

和同修相比，我的差距太大了，我开始认真学法。“很多学员只知道炼功学法是修炼。是，那是在直接接触法的那一面。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

所啊”！“要吃饭啊”！夹控犯人就卡我的脖子，她们卡的死死的，我差点背过去，她们害怕把我弄死了，松手了，我又喊，直到让我上厕所为止。她们把牌子强行别在我身上，过一会我又把它扔了，一扔就不让我上厕所，后来我就跟师父说：“师父，我不接受这样的迫害。”几个月来，我都是这么扔，她们到处找，找不到就又写一个，有时找的发火时，四个夹控发誓不让我去上厕所，我根本不把她们说的话当回事，有师父做主，邪恶算什么东西。后来每次不让我去时，我总是跟师父说：我不接受这样的迫害。我坐在那儿静静的发正念，结果她们发誓也白搭。她们自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每次想整我，可每次都没整到，她们哪知道人的大脑是被高级生命控制的。

后来我一下想起了法轮章，法轮章上有一个万字符，我想起了师父的教诲：“万字符是佛的层次的标志”（《转法轮》）。后来我就在那张白纸上画上万字符，我就戴着万字符，再没有扔牌子了。

### 破除恶警利用作息时间对我的迫害

在暴力洗脑的那段时间里完全不让人睡，暴力洗脑之后又每天要你睡十多个小时。对修炼者来说，不让睡和每天要你睡很长时间都是迫害。因为她看到大法弟子每天坐的直直的、精神专注的样子，她知道你是在修炼，她就要干扰，强行让你睡，把时间都睡过

去。我不接受她们的安排。开始是中午不睡，夹控劝说，恶警也要我睡，我坚决不睡，冲破了午睡的干扰。后来我想这还不行，还睡了八个小时，这正法的时间都睡过去了，众神看着我们昏睡都会着急，更别说法有多急。于是有一天我五点多钟在床上坐着背法、发正念，那天恶警一来，就象原子弹爆炸一样骂翻了天，恶警骂夹控，威胁要给夹控加期；夹控围着骂我，气氛十分紧张。我平静的劝说夹控：你们不要骂人。恶警不敢给你们加期。人起早床是正常的，睡不着就起来坐一下，这犯什么法？我去找恶警讲道理：绝对不会连累你们。她们也缓和下来了，说：“干警会听你的？”我说：“会听，因为我讲的有道理。”这下她们没骂了，因为她们也相信我能摆平这个事，她们也看到过去有很多事，在恶警那儿都摆平了。

吃过早饭，我发完正念，请师父加持我去讲真相。我把给队长写的信叫夹控先送去了，然后我再去口头讲，我边发正念边讲。后来大队长把夹控喊去说：她的情况特殊，以后让她自己掌握。并要求我：如果能按时作息最好是按时作息。我没理她。这样我每天早上都提前起床，我没有手表，我怕睡过去了，都是在睡觉前心里会跟师父讲一下，请师父早上喊我起床。每天早上师父都喊醒我，从来没有让我睡过去。我的起床时间，由五点多逐渐到四点多，后来三点多。

这时我在心里向师父说：“师父呀，现在才三点多钟，怎么这么早就喊我起来呀？”后来悟到：我这是魔性，是讨价还价，对师父不敬。于是我赶快起来背法、发正念。我这是在劳教所里面零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解体黑窝，这多重要啊！劳教所里面还有那么多同修在做生产，还有那么多邪悟的，要解体这个黑窝责任多大，不努力行吗？外面的同修要赶来这里一趟发正念多不容易，所以劳教所里面的大法弟子必须精進才行。

后来恶警看我越起越早，就决定惩罚我，要我每天坐到两点才睡。开始我没悟到，我用人心想：晚上睡那么晚，早上就按时起床吧！可每天早上夹控偏偏要提前喊我起床，哪怕是十分钟五分钟，都要提前喊我。后来我悟到：我还是有睡觉的执著，同时也有人的观念，觉的我最少要睡多少小时才行，睡的太少不行；邪恶把不准起早床当作一个恶纪恶规强加给大法弟子，我们不承认它，解体它，我怎么能按时起床呢？马上我到另一个队去了，每天晚上让我一点钟睡，我仍请师父喊我起床，师父什么时候叫醒我，我就什么时候起来。有时四点多钟起来，有时三点多就起来了，也不怎么瞌睡。最后恶警看我还是早起，就说不罚我了，叫我按时睡，想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谁也不限制我了。她们只是看我是否打瞌睡，如果我打瞌睡就要骂。我也没打什么瞌睡，

每天睡三个多小时，整天做三件事，抓的很紧。

### 被迫害成“精神病”的同修慢慢清醒了

有位同修是九九年迫害前不久得法的，她丈夫是该县辅导站站长，非法判七年劳改，她同时也被劳教。家里也没人管她，生活用品也没有，都是同修帮助。这位同修被迫害的十分惨烈，经常挨打挨骂不说，恶警指使夹控用缝衣服的针扎进她的手指甲，一个手指一个手指的扎，当时就痛的晕死过去，还用破坏神经的药拌饭给她吃，她一直没转化，但最后被逼疯了。恶警把她交给一个夹控，每天从早打到晚，越打病的越厉害。后来那个夹控说：我真不想干这种事啊，痛苦至极，我都不想活了。

过了一段时间，她疯的更厉害了，晚上叫起来全队人都别想睡觉。一天恶警把她调到与我一个房间。”这个同修进来后，我对着她发出强大的正念，有时一发一个半小时，铲除操控同修的一切附体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不许参与对她的迫害，不允许操控她癫癫狂狂给大法抹黑，彻底铲除销毁。有时附体一上来，她就开始摇头，或扭动身体等各种表现，我立即发出强大的正念灭掉它，她就不动了。有时附体借她的口跟我吵：“你不要这样搞，你会耗功的，你善什么善？”我不理它。同修慢慢清醒了，也不吵也不闹，能够正常生活，还听我给她背师父的

是。”“太好了！”“好什么？”他问到，我说“省得我给你退了呗”。办完事准备离开时他对我说：“你再给我多送点来吧。”我问：“你不是才进了吗？”他笑着说：“支持你啊，让你多增加业绩。”我忙说“谢谢”。

回来的路上感慨良多：表面上我是在求得常人对我工作的支持，其实那都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在等着听真相，是我们在救度众生。众生明白后反过来就会支持我们。当然我们不是因想获得支持才去救度他们。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

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每当我产生了欢喜心，意识到马上铲除它。为私的怕心也时常冒出来，但我已能抓住它、铲除它。

一路走过来，有师父的呵护，有同修的鼓励，每天沐浴在佛恩浩荡中，与正法同在，我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

### 圆容家庭是圆容整体的基础

我是一九九七年得法的，十年来，在其他同修看来，我算是比较精进的，能够跟上正法进程的。可我心里清楚，我家庭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师父《2006年加拿大讲法》发表后，我才知道，家庭也是修炼的环境，还是必须要搞好的一个环境。

我丈夫是一个心眼小而虚荣心较强的人。工作能力不太强，遇到事容易想不开，爱钻

牛角尖。特别是失业后，更觉低人一等，抬不起头来，自卑心很重，又不愿意再出去找工作，整天靠酗酒、赌博麻醉神经，消磨时光。要是有一点不顺心的事就发脾气，弄的我们的家气氛压抑、高度紧张。家庭日常生活的一切开销由我一人担负，家务劳动也由我一人独揽。我是工作忙的一头雾水，回到家里也是马不停蹄连轴转，里里外外一把手。

好在我是学大法的，以苦为乐，倒也没觉什么。丈夫自己啥也不管，也不干，还常常摆谱，顿顿饭得我给他端到眼前才肯吃，他需要什么，我得给他拿来什么，就象个专职的饭馆服务员一样尽心侍候，有时真觉得自己活的很苦、很累。可丈夫一点也不领情，不停的给我制造矛盾。有时哪顿饭没吃好或哪顿酒没喝好，还跑到我们学法小组里闹，这是我修炼中的一块心病。由于拖的时间太长，想摆脱又摆脱不了，造成我的苦恼越来越大。当我丈夫心情好时，我也抱怨几句，可他却说：“是你上辈子欠我的，是给你提高心性的。”不经意的一句话，却把我给点醒了。我不是来修炼的吗？出现的矛盾能是偶然的吗？不就是给我制造提高的好机会吗？

过去由于学法少，没按照真善忍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向内找，一味的把责任都推到丈夫身上，不想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只想改变别人，用人心对待所遇到的矛盾，结果

用。所接触的人我知道都是与我有缘的人。可是其中大部份我都没给他们讲真相，尤其是一些专家主任，总感觉他们是学科带头人，在学术上有很高的地位，见他们不免有些紧张。还没讲头脑中就浮现出：他会对我怎么看？万一他不用我们的产品了怎么办……，有时我都能感到他们在等我点什么，在我犹豫间错过了，心中十分懊悔——我怎么又没说呢！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好几个月，总在见面—想说—没说—回家后悔中循环。我知道有一堵“墙”障碍着我精進，我想冲破它，我必须冲破它。

十月一日放假回来后同修送来了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光盘，一口气看完，又与同修看了一遍，我看到了那堵“墙”——懒惰、求安逸、自我保护、怕失去利益等等，师父说现在大法弟子的主要任务就是救人！而我在干什么？！满足于工作上的一点点小成绩，满足于别人夸我有能力，其实那不都是因为修炼，是师父开启的智慧。同时我也明白了：在这世间遇到的人，无论他的地位如何，他首先是一个需要我去救度的众生。

这时，公司让我再找找找一个很久没联系的主任，她因为已进了其它品牌的同类产品，因而一开始就拒绝了我们。我想机会来了，一路发着正念，如约来到她的办公室。她一直在忙碌中，我刚想：“今天不讲我就不走”，她就进来告诉我：“你等着我，我今天值班

不走。”等她忙完，我也开门见山的告诉她我的修炼路程和体会以及大法的真相，工作的事几乎还没顾上谈。本想十多分钟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感觉我们似乎认识了很长时间了……。这时有人来找她，我就离开了。

回家的路上我真的高兴，为一个生命的得救高兴、为我冲破了那堵墙而高兴，至于进不进产品已经不重要了。第二天她打来电话让我准备好公司的相关资料送到医院相关部门，那就是说她同意使用我们的产品了。我的眼圈红了，不是因为产品进院。每个生命有他明白的一面，她在用行动报答你。感谢师尊！

这件事启发了我。一天，另一家已进产品的医院负责人打来电话，我知道救人机会又来了——这次再不能错过。在与他沟通完后，我建议他每次多进点，他说用量有限怕过期。临别时我给他一张九评DVD：

“给你个禁片看看，很难弄到的，一定会对你有帮助！”几天后我去见他，一见我就象老朋友一样：“好啊，你想让我学坏啊！”接着又自语道：

“不是，不是那个意思。”我看着他的眼睛笑着说道：我就是你说的那个所谓的“坏人”，你觉得我们坏吗？我们是真正的好人。

他微笑的点点头：“我看过《九评》这本书，电影还真没看过。”我问他：“你是党员吗？”“不是”。“那你是团员吗？”“我什么都不

新经文，同修的状态越来越好。这时恶警又把她调走了，她又犯病一如从前；恶警又把她调到与我一个房间，她又慢慢好起来了，但没有彻底好，因为夹控不让她背法。

同修清醒一些之后，很多夹控当面夸奖我说：姨！你真了不起。我说：这是大法的威力，是我师父的威力。我嘴里这么回答，可内心那种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大的可了不得，简直想要毁了我。但这东西一出来，我能清醒的分辨它、抓住它。那东西使我热血沸腾、使我老想着夹控赞美的话，我就拼命的抑制、消除这些肮脏的东西、败坏的物质，我对自己说：一个满身业力的常人之手、常人的身体，你能拿掉谁的什么东西？是慈悲的师父救了同修。你有什么本事。我时时刻刻清除它、灭掉它、灭尽它，这样，我心里慢慢平静了。

我抓住这件事给恶警夹控讲真相、证实大法。几乎全队的夹控都知道是大法让这个同修清醒的。后来我调到另一个队后，那个队也有一个同修被迫害的精神不正常，恶警也把她调到与我一个房间，同样我也是对着她发正念，她也比原来好多了。

三、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只有师父才是实实在在的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教中讲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其实我们看也是有道理的。”

我们都知道师父讲的法理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碰到问题时或面对邪恶时，往往却很难达到那种境界，总是把监狱、恶警、夹控、电棍、手铐等等看的实实在在，把师父看的离我们很遥远，这样在邪恶面前往往就有怕心。

我有时怕心出来了，我就想：如果看见师父真的在我身边，我一定不害怕，就是因为我没看见师父的身影、没听见师父的声音，就不能深信师父在身边，就冒出怕心，这还是属于师父指出的那种悟性不好的人。于是我直指这颗心去修，把它去掉，在修炼中我不断的把恶警、夹控、电棍、手铐等等都看成幻象，师父实实在在的，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不管邪恶说什么、做什么，我都不承认，把它看成虚幻的，不实的、没用的。在劳教所，夹控说要把我的头发剪的乱七八糟的，我跟师父说：师父，弟子的外观不能弄的那么丑陋，弟子的外观也要证实大法，请师父帮助。我每餐吃饭时，先敬师父然后自己再吃；我去代销店买东西，总先想一下买点什么东西敬师父……我无论大事小事都跟师父说，最后我满脑子都是师父、大法，邪恶也不敢随便动我了。

同修呀，我们都应该找自己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在一次集体学法时，有一个同修谈到自己受到干扰的事，并请同修帮他发正念，有

个同修说：“我们的责任之一就是清除邪恶，只要邪恶还存在，不论它在哪里，我们都要清除、灭尽它。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迫害谁都是迫害整体，这里可没有谁帮谁的说法呀。”

这个同修的话使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联想到一个普遍的问题：在这几年中，时常听到哪个同修被邪恶绑架了，哪个同修遭迫害了，哪个同修被病魔干扰了，等等，那时我们的第一念是什么呢？往往是：他干什么啦？他肯定有什么执著，让他自己找。有谁听到同修遭到魔难时反过来想自己呢？有谁能够时时想着同修，为他们早日回到正法中来多发几次正念呢？这里不是指责，是发自内心的自省呀！我们修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我们心里如果装着是他，那么我们的一言一行就该无条件的向内找。

比如在十几天前，本单位有个同修被邪恶绑架，知道此消息的同修都在议论：他修的那么好，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呢？同修呀，就这一念，已经错了。试想，我们都认为这个同修很好，多多少少都起了崇拜的心，给邪恶留下了迫害的借口；当事同修如果时常听到别人表扬，难免生起欢喜心。师父让我们无条件找自己，我们就要无条件的时时事事严格要求自己，哪怕你自己认为那件事与你毫无关系，只要你听到，你就得找自己，肯定有你要找的。

有一个老年同修突发脑血栓被家人送进了医院，人送走了，同修们集体发正念，可正念一停止，同修们就说开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呢？”“她有什么漏叫邪恶钻了空子？”接着同修们就你一言我一语，一会就找了一大堆（执著），有的同修因此松了一口气：原来她是这样。

这样的想法、说法对吗？不对！受到迫害的同修有这样、那样的执著，那么他的执著不可能一出现就被邪恶迫害，在平时肯定有表现，同修看到了，为什么不及时的给他指出呢？是怕他不接受？还是怕“得罪”他？还是为了维护同修的“一团和气？”不论是那一种情况，都是对同修的不负责。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我们都该好好的想想自己啦，我们的一言一行如果不符合大法，谁高兴？旧势力高兴！它们会因此加大同修的魔难。因为我们的基点没站对，发正念的效果不理想或是没有效果。

正法到了最后，我们应该清醒了！真正的放下自我、真正的学会向内找、真正的做到向内找。就如前面的同修说的：“邪恶迫害谁都是迫害我们的整体”不要认为同修有执著遭到迫害而与己无关呀，在修炼的路上，让我们互相提醒：同修呀！找自己了吗？

### 向内找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恩师在《对澳洲学员讲话》中多次提到向内找，我在

我们做的正时，师父就什么都能为我们做，“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

以上是个人修炼中的认识，如有法理悟的不符合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 正念正行闯过病魔关

受《明慧周刊》上同修文章的启发，我也想把自己闯过病魔关的经历和体会写出来，希望对还在病魔干扰中煎熬的同修有所启发。

阴历七月初一，有一位同修来我家按门铃电话，当时是我外孙接的，我要去接他不让我接，下意识的我从窗口往外看，一辆警车在门旁停着（其实，我们生活小区有好几个警察司机，把车停在小区内）我误认为外孙不让接电话是和警察说话，内心一动，怕心出来了，正念也忘了，让邪恶钻了空子。

后来我悟到不应该动心，有怕心不就是执著心吗？常人心吗？那不就是常人状态，常人就应该生老病死。大约在当天三、四点钟，我突然感到腰腿疼，象腰椎盘脱出一样，实际比那还严重。我躺在床上，觉的翻身都很困难，上厕所拄着棒子都蹲不下去。我精神有点紧张，并感到它的严重性，明摆着是邪恶因素对我肉身的干扰。我一边向内找，一边求师父加持并向邪恶发正念，哪地方疼就往那地方发，一思一念都在铲除邪恶因素。

第二天三点多我起床炼功静功，起床也是很困难的，

做第四套功法时根本弯不了腰。第三天早上三点十分开始往起伸腰，四点了才下了床站起来，走路都拄着棒子，我也坚持炼完了动功、静功和发正念；白天学法。

我想我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大法弟子不用拄棒子，把棒子一扔也能走了，但需要弯点腰才行。我去菜市场买菜并讲真相，身体上的情况一星期后好多了，一个月后，一点毛病都没有了。如果我躺在床上很可能就得瘫在床上起不来了。当两腿支不起身体时我想：我是炼功人，有师在有法在我不怕，我能走，这不是病，否定旧势力一切安排。我真的神奇般的能走了。我没躺一天。

其实，实际情况比我写的严重得多，由于水平有限，不能够生动的描述，亲身感受到了体会才深。

希望还被病魔干扰的同修别把自己当病人，努力做好三件事，心性上来了，干扰也就清除了。

### 放下自我

文 / 北京大法弟子 慧心

在助师正法的过程中，时常有点滴心得想写下来，每每总是因其它事、或觉实在太平常终未提笔。近日阅读同修交流文章，平和的叙述，惊天地泣鬼神！也激励我在正法的路上更精进。

我的工作是与医院的医护人员打交道。最初的日子里，我给他们介绍产品、教他们使



北京中南海那地方透过太阳看到了另外空间旋转的金光万丈的法轮和里面也在旋转的小法轮和太极图。我对照着法来衡量，确认自己已走出世间法了，没有“病业”了；又想到法中说在修炼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考验，有时还给弄的真不真，假不假的。我确信肚脐眼流脓水是假相，我不把它当回事，只在每次上厕所时悄悄用纸蘸蘸、擦干净。大约两个星期“病业”状态消失了。我更加信师信法了。

在劳教所又出现了“肺结核”的病业状态，持续高烧、咳嗽、很多的痰、头晕、恶心。我知道这不是病。几天后部份症状消失，但还恶心难受，我有点儿疑惑，这个“病”的假相怎么这么难受啊？使劲的想师父关于“病业”方面的法。后来悟到既然是“真不真，假不假的”，怎能不难受呢？当然要和真的一样了，坚信自己就是没有病。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认识，自己坚信这不是病，不把它当回事。别人干什么，自己也干什么（现在看这是不对的，听从了邪恶的安排），这个“肺结核”的病业状态立即全部消失、也不难受了。当时我坚信师父就在我身边，一直在管着我。几个月后复查，我坚信自己没得过肺结核，不会查到什么，结果真的是肺完好无损、连个疤痕都没有。

我写这些流水账是想告诉同修，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看过师父关于正法期间指导弟

子修炼的经文，更不知道什么是旧势力，也就谈不上意识清晰的否定旧势力了，我之所以走出了“病业”状态，一是信师信法。尽管当时我有许多的人心、执著和意识不到的变异观念，就是因为信师信法。二是没被动承受“病业”状态。还是因为信师信法。因为大法修炼一上来就调整身体达到无病状态，不断净化身体，低层次上的东西不需要我们炼了，一上来就在高层次上修炼了。

有同修也许是受过去修炼方法的影响而没意识到，或是法理不太清晰，认为我们的本体还没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理由是：我们还有很多人的思想、业力、还没完全同化法。所以出现“病业”状态就认为是在“消病业”。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至。

以往看到被迫害的同修有的旧病复发，有的回家后不久就离世了，很痛惜，以为他们是对否定旧势力这方面的法理不太清晰造成的呢？所以正在处于“病业”状态中的同修，如果能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向内找出是什么牵动了自己的人心、找到它并除掉它最为好；如果对全盘否定旧势力的法理还不太清晰或暂时还找不到自己的执著的同修，那么你就信师信法，坚信自己没有病，也不被动承受“病业”状态，不管它，不把它当事，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也就是全盘（完全）否定旧势力了，也就是在破除旧势力迫害的过程中建立起伟大的威德了，因为

体悟这个法理上有一点心得，谈出来和大家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刚开始的时候，我只知道形式上的向内找，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半夜散发真相资料，狗叫还有人走动。我就往内找。突然悟到一点：如果我害怕，众生能不能受得了？我虽然形式上是散发，但实质上是救度众生啊。我要害怕，他们也得怕，那怎么能救度啊？

再认识向内找是我在劳教所绝食时，我发现在这个空间我往内找，找到一颗人心，在另外空间我就解体一道铁门，直到正念解体最后一关。

被迫害后的几天，我往内找。一个月前，同修就说过我，可我掩盖不听，还和同修争吵。迫害使我失去一切的本身是我有对这一切的执著，执著于钱，执著于情，执著于安逸等。我当然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不会赞同它们迫害大法的借口，但却给我个印象，就是如果平时就注重实修去人心，旧势力就没有借口迫害。

成立资料点一周，我听见另外空间的旧势力研究，说某某市大法弟子怕心重，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甚至超过救度众生，一有风吹草动就躲起来了，得让他们意识到啊，好让他们“提高”啊。紧接着就连续出现三件事。一是邪恶以本市插播为借口全市清查，人人自危；二是大资料点被迫害，被迫害前正好与本市各协调人见面，结果大家立刻就乱了，怀疑这怀疑那，甚至不要真相

资料了；三是以上混乱还未解决，没过两天，同修又在传谁谁是特务，叫大家别跟谁接触等等。我联想起半月前邪恶的安排，这一步步，不正是它们的险恶目地吗？怎么解决呢？既然是对人心来的，就从人心解决。我就和大家切磋，大家明白了，看到了自己的人心，也不怕了，形势很快稳定了。这件事给我很大的触动，我加深了向内找的印象。

我在另外空间看到，当被邪恶围住，妄图迫害时，只要能往内找，邪恶一瞬间全部定住，谁也靠近不了。我觉的，向内找是宇宙中非常强大的一个法。

在农村成立资料点时，我把负责的三个片各选了一个协调人，每周到我点上来，大家共同切磋，你看到我有什么不足吗？你看到我们片大家有什么共同的执著吗？我们都看看我们各自片有没有同样的不足，再看怎么做好。我们往内找，我们还帮助大家往内找。平时协调人把我们不同地区自己的不足讲给同修听。叫大家看到别人的不足来对照自己。共有的执著，我们说不清，我们就在《明慧周刊》后开辟了我们的本地区交流园地，选择明慧网上发表的文章（不要加明慧没有发表的文章），指出同修意识不到的执著并且用对大法法理的理解来打开大家的心结，一篇两篇说不清，我们就合订成书，如《病业与人心》、《寄语未出来的同修》、《修炼全凭道心坚》发

给大家看。隔一段，我们就分析本地的执著发到网上，引导大家向内找。形成人人往内找、主动往内找的环境。

现在我们发现：哪里同修修的好，那里就各方面都好，众生就真的认为你能救他，众生就都主动找真相求救，众生就能得救。众生不珍惜生命，也许反映出我们的心中也有不珍惜生命、不抓紧救度生命的因素啊！

向内找，小可度己，大可度人。但是能找到自己的执著，还得把法扎扎实实的学好，才能真正在法上认识法，才能无敌与不败。

## 我们的学法小组

我们的学法小组，多时有十七、八个人，少时也有五、六个人，老年同修多，有的不识字，人的观念重，有的怕心重，但是无论怎样，大家都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大法的一个粒子，各自发挥各自的特长，把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做的有声有色。

刚开始，我们学法小组有许多同修读法很困难，就让我一个人读，大家听，后来发现大多数同修学法不认真，打瞌睡，我们就改为集体读一自然段，大家一人一自然段读时才发现，学了那么多年，许多同修读法落字、加字、错字，有的读的结结巴巴的，还带口音的。在同修的鼓励，帮助下都慢慢的改变过来了。而且我们还在学着用普通话读法，虽然

还不够标准，但我相信我们只要有决心，一定会学好的。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我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

大家做事都比较积极，哪里有人家，哪里就有大法弟子的足迹，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天晴还是下雨，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里，大法弟子走到哪里，就把福音带到哪里，直接的，间接的，发传单的，用口讲的，经历多少艰难险阻，同修们从没退缩，再苦再累，心里总是乐滋滋的，同修们的这种精神感化了很多世人，有的说“大法太好了。”有的说“大法弟子的这种精神值得佩服。”有的不敢走出来的老年同修在学法小组同修的带动下走出来了。记的有个同修不敢讲真相，不敢发真相传单，在同修的带动下，他终于走出了自己的路，由开始最多只能拿一张、两张，到后来一百、两百也不嫌多。只要我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是什么也挡不住的。

记的有一次一同修去发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恶警把她送进看守所，她不说姓名，也不签字，总之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命令和指示，一直喊着“法轮大法好”、讲真相。同修们知道消息后，互相配合形成整体，高密度、近距离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令恶人立即无条件释放非法关押的同修。请师父加持，让我与同修

沟通，让她神的一面起来，解体邪恶正念闯出，虽然我看不见，但我能感觉到，当时我站在邪恶黑窝的正大门处的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车辆，我好象在另外空间谁也干扰不了，我变的巨大无比，邪恶的黑窝就象在我的脚下。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同修正念闯出，回到正法中来了。

在学法小组里，同修间的心性磨擦，大家在一起就会发现自己的不足，同修就象一面镜子，哪位同修有一点脏的都能照到，只要我们把自已当作炼功人就一定能修去各种人心与执著。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告诉我们“作为修炼的人一定要用修炼人的方式、用修炼人的思想思考问题，绝对不能用常人的思想去想问题。你碰到的任何问题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常人中的问题，一定与修炼有关系，与你提高有关系。”在学法小组有位同修表现的很不象修炼人，我看她很不顺眼，心里总有一股无名之火，想爆发，越不愿见到她，她越在我面前出现，心里就越不好受，最难受的是不向内修，向内找也找不到时，那种剜心透骨的难受。正难受时，另一位同修告诉我，谁谁谁我一看她就不顺眼，为什么同修在我面前说这话呢？这是什么心促成的呢？学习师父新经文《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师父说：“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有难度需要考虑时，要从自己这

方面去找，顺应大法弟子与正法所需的环境状态。问题出现了，是自己和法理发生了拧劲。”自己怎么老看她不顺眼呢？那不就是有抬高自己，证实自己的成份吗？她为什么老在我面前表现呢？那不是师父借同修的表现让我看到自己的不是吗？理顺了，把自己一归正，一切也就发生了改变。同修们，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越最后越精進吧！

## 处于“病业”状态中的同修要信 师信法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看了《正念正行除病魔》里的修炼故事，很佩服同修的正念正行，这里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把自己从“病业”状态中走过来的经历和对法的认识写出来，也许对同修有所帮助。

二零零零年在看守所里连续几次上厕所总是闻到自己身上很腥臭，不知何故。后来发现内裤、秋裤都粘在肚脐眼上，从肚脐眼里还在往外流出腥臭的脓水。我当时一惊，但立即想到大法弟子没有病。我在产后肚脐眼里曾流过脓水，抹点儿眼药膏就好了，多年过去了怎么现在又流了，因怕常人看到和闻到影响大法声誉，悄悄用纸蘸蘸、擦干净。

当时回想师父的法只记着大概意思：走出世间法修炼就没有“病业”了，你带着有病身体是不会出功的。我修炼没多长时间一身的病都没了，在“四·二五”那天，我站在